

新時代的曙光

蘇聯 M. 左琴科 著
曹葆華 譯



東北書店印行

新時代的曙光

蘇聯 M. 左琴科著

曹 葆 華譯

東北書店 印行

一九四六年九月

目 錄

一	一個談述往事的晚上.....	1
二	卡蘇亞諾華同志底談話.....	1
三	童年時期.....	3
四	在工廠裡.....	3
五	去村莊一趟.....	5
六	在基.....	8
七	杜巴索華將軍夫人.....	9
八	新的厨役.....	13
九	將軍夫人的客人.....	12
十	幸福的日子.....	14
十一	二月革命.....	15
十二	一個意外的會晤.....	17
十三	在門檻上.....	19
十四	新生活.....	21
十五	十月的日子.....	24

一 一個談述往事的晚上

十月革命紀念節，列寧格勒一個工廠裡佈置了一個晚上來談述往事。

凡是願意講話的人，都談述了過去戰鬥的日子，他或她的參加革命，英勇的事跡，以及和著名的革命人物的會晤。

大家交換着回憶。不是冠冕堂皇地，不是在一個有着講台或演說台的廳堂裡。客人們不過是一邊友誼地喝着茶，一邊談着話罷了。這給與他們的談話一種生動而又自然的面貌。那晚上我的筆記本上橫豎地塗滿了一些故事底節落與主題。

人們當中有一個列俄尼多夫，工廠理髮員，使許多傾聽他的人都樂了。他很有趣地敘述他在革命以前的經驗，那時候他在莫爾斯卡雅大街上一家時髦的理髮店裡工作，給各種各樣的將軍和大公們剪髮和修面。他們都是吹毛求疵和驕橫無禮的僱主，在他給他們刮臉的時候不讓他把手指貼在他們的貴重的皮膚上。當列俄尼多夫述說他的過去的各種各樣的有趣的事件，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當列俄尼多夫講完了，一個年長的鎖匠，名叫科羅特可夫的，在二月革命裡受了傷的，就給了一篇短短的談話。他談到在大街上和巡警的衝突，有一次他就這樣受傷了。

最後，安娜·卡蘇亞諾華同志講話了，工廠委員會底一個委員，在不久以前曾經獲得紅旗勳章的。

二 卡蘇亞諾華同志底談話

卡蘇亞諾華底談話是非常地有趣而且吸引人的，關於長時期的生活，革命，內戰，秘里科爾著名的戰鬥，以及俄國上層階級底逃亡國外。

這是一個曾經經歷過革命底熔爐底鍛鍊的人底故事。

他一開始，我就明白這並不是一個有着簡單的、普通的歷史的女人。當她繼續講下去，她的故事就令我感到一種特殊的、內在的意義。

每個人都被她的話語迷惑着了，而且一個半鐘頭不知不覺地就溜過去了。

在休息的時候，我走到卡蘇亞諾華同志面前，要求她允許我寫一篇敘述她的生平的小說。

『要是它顯得沒有趣味，』安娜，卡蘇亞諾華說，『我不願別人取笑我的故事。但是，如果它能幫助革命事業，那我同意你把它寫出來。』

『可是我剛才向你講的一切，』她添加道，『是一篇過去的歷史了。我們現在感到興趣的是其他的事情——我們的國家底建設和發展。這個關於我的生平的陳舊的故事，在文學上可以說不如其他的更現代的題材有用了。』

『正是這個「陳舊的故事，」使我們感到這樣有趣。』我說。『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故事也許我們現在所有的種種東西就不會存在了。』

最後我們約定：我把小說寫完了，我們就會一次面，她可以改正她在裏面所發現的任何錯誤或歪曲。

事實上，她在我的作品裏沒有發現任何嚴重的錯誤，而且安娜，卡蘇亞諾華同志同意出版這篇敘述她的生平的故事。我必須強調這點：在我的作品裏從始到終我極力保存着這個主要人物底一切特性，她的語調，詞句，和態度。

但是，在開始我的故事之前，關於卡蘇亞諾華底外貌我要說幾句話。

她是中等身材，有着肥胖的傾向。她現在約莫四十歲了。她有着藍色的眼睛，栗色的髮絲，和一付比較寬大的臉龐。在青春時代，她大概是非常漂亮的，具有那種俄國人稀有的健康美，充滿着力氣，自

信，和一種不可思議的沉靜。

這是卡蘇亞諾華向我們講的話：

三 童年時期

我生在一個工人階級的家庭裏。我的父親，拉夫倫管，卡蘇亞諾華，沒有耕地。他是一個工廠工人。他在一個糖廠裏作工。我們住在離基輔四十公里遠的地方。

但是他在日俄戰爭時期因為參加工廠罷工被逮捕了，並且被遣送到了一個什麼地方。他從此沒有回到我們身邊。

在這以後，如果我可以這樣講的話，好像一個炸彈在我們的家庭裏爆炸了。我的父親沒有回來，我的長兄，一個十七歲的孩子，到波斯去，就住在那裏了。我的一個姐姐得了心臟病，接着她就死了。我的母親，由於這一切，像飄搖的燭光似地開始沉下去。不久也就死了。

所以，在七歲的時候，我被遺棄成了一個十足的孤兒。我的唯一的親屬是一個住在基輔的姑母，所以她被邀請來看一看怎麼辦。我的姑母瞧見我孤單單地一個人就很驚訝，於是送我到隣近的一個村莊給她的一個富農朋友作了頭。

這個富農有一個大家庭：他的親屬；他本人；兩個兒子，米西加和安多西加；和一個嬰孩，粉亞，我必須看護這小東西。

我只有七歲。你們想像得到在這樣的年齡我能作一個怎樣的了頭！那時候要我去看護一個嬰孩，這是多麼有趣！

我一輩子都會記得這個富農底家庭。他是一個很富足，很富足的農民，一個十足的驅使奴僕的傢伙，馬克辛·得也夫。

他有幾個日工給他耕種土地和照顧牲畜。

四 在工廠裏

這個富農得也夫，瞧見我是一個怎樣的了頭，就決定送我到工廠，

裡去。

他送我到我的父親一向在那裡作工的那個糖廠裡。

我開始在糖廠裡作工，而且我在那裡一天工作十二小時。

我回到家裡，也沒有休息的時間。我繼續在家裡工作。我搬柴，我掃除牛欄，我趕牛到草場上去，我喂雞，我看護粉亞。第二天早晨五點鐘我又到工廠去。

我想玩一玩洋囡囡或者同別的孩子們跑一跑，可是沒有這個，我所得到的就是那些。

在糖廠裡孩子們做一些瑣碎的工作。孩子們在那裡拾糖蘆薈。每個小孩必須有一種鐵鉤。用這種鐵鉤我們來回地拾起糖蘆薈，因為它們常常落到地上，當工人們把它們裝到簍子裡的時候。

當我九歲的時候，我從這個輕工作被調到那切糖蘆薈的長凳面前。有一種把糖蘆薈丟向裡面的特別的箱子。我們這些小孩必須拾起蘆薈片，把它們丟到簍子裡去。

可是，當我的第十二個生日到了，我自己就被安置在一個長凳上，我必須切糖蘆薈。而且我做這個工作一直到十五歲。

爲了這個，富農得也夫每月付給我一個盧布。但是他自己最初得三個盧布，以後是八個。

有六個年頭他繼續每月得八個盧布。

但是我從他手裡仍然只得一個盧布，而且我必須用這筆錢給自己製備鞋子和衣服。

每次他給我那個可憐的盧布，他都讓我感謝他好像給了我一個恩惠似的。我的確出自心裡地感謝他，因為我不懂得事情還能有另外的模樣。我不知道從革命底觀點看來這是一個可恥的行爲。我不懂得什麼事情。我，一個十五歲的女孩，彷彿住在一座濃密的森林裡似的。

只是在革命到來的時候，我才開始懂得一點兒事情。

但是在革命期間，我不再給得也夫工作了，我是在基輔作一個廚

役。總之我是記得那個剝削的。我當時突然想起他怎樣付給我一個盧布而把其餘的錢留給他自己。除此之外，他又怎樣叫我在家裡工作，使得我一天二十四小時從沒有睡到五個鐘頭以上。

當我記起了這一切，我簡直不能控制住自己。我憤怒得顫抖起來，我甚至打定主意要到村莊裡去和得也夫談判。

這是在二月革命以後不久的事情。

五 去村莊一趟

那時候我大約十九歲。像我說過的，我當時住在基輔。我是一個女僕，一個廚役。

突然記起這個剝削，而且打定主意到村莊去，這在我的靈魂裡是一種例外的高漲。

我勸說自己必須到村莊去，可是事實上我在那裡並沒有什麼事情可作。

可是五月裡我真的到村莊去了。我去到得也夫家裡。他正坐在走廊上，沐浴着春天的太陽。

我不見他的尊容已經三年了，可是我沒有向他行禮；他也沒有向我行禮。

『你在幹嗎，闖進別人底院子？』他粗暴地說。『你在幹些什麼？』

於是我向他說，幾乎抑制不住我的震怒：

『你為什麼只付給我一個盧布，你這卑污的老流氓，在你自己代我領取八個盧布的時候？你知道從革命底觀點看來這叫作什麼嗎？』

但是得也夫對於這個大笑起來，並且叫他的兒子米西加和安多西加把我轟出他的院子。

於是我很驚訝革命不會解脫我的靈魂底苦痛。我以後才發現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，它和我們沒有共同的地方。我們必須再待半

年，等候另一個革命，把一切東西都安置在正確的位置上的人民大眾底爭命。

不管怎樣，得也夫大笑我的話。他笑得非常厲害，幾乎叫喊不出米西加和安多西加底名字來。

當他們跑來了，我很驚訝在我住在基輔的三年裡他們長得這樣大了。

他們簡直像兩條健康的小馬。

得也夫向他們說：『來，你們把這個麻頭髮的娼婦轟出去，她從基輔帶一些無聊的話到我們這兒來。』

富農底大兒子，米加西，不願轟走我。『別這樣作呀！』他說。但是另一個兒子，安多西加，像一條野牛似地向我衝來。

他開始用腳踢我。接着把我拉出院子，於是我們一齊到了街上。突然我們停止着，面對着面。

他一面笑，一面說：『我把你拉出院子，安路特加，因為爸爸叫我這樣作。但是如果你要在我們這兒作工，你可以留住替我捉跳蚤。』

他的譏諷的話使我面前的一切都變黑暗了。因為他的愚蠢的，傲慢的話，我變得瘋狂起來了。

我突然抓着插在井邊的一根木棒，用它打安多加西，這個富農的兒子。我打了他兩下，接着又打。我相信我是在用那根木棒開使鎚他。

突然他驚駭起來，當他聽見了我的憤怒——他想不到一個女人會有這樣的憤怒。

他在恐懼中叫喊起來：『救人呀！瞧他在向我幹些什麼呀！』

接着他突然向家裡跑去，鼻子裡流着血。

我恢復了知覺，獨自走了。我甚至沒有轉身看背後有沒有人追趕，我記得在那個時刻我是滿不在乎的。

我只是以後才知道老頭子得也夫想用他的槍向我射擊，但是他害

怕這樣作，因為有人告訴他我是市蘇維埃底一個委員。

但是那時候我是不知道他準備要作什麼的，我毫不懼怕地走着，意思是決不回去了。

可是經過十二年底時間我的確回去了。十二年後我住在這個縣裏，我故意回村莊去。

可是這是在一九三〇年裡。

這樣我回村莊去，並且去到得也夫家裡。

可是我發現老頭子得也夫很久以前就去到另一個世界了。他的兒子們米西加和安多西加從這個縣裏被遣送走了。我在那裏找不着他們的任何一個親屬。

他們的房子被用作圖書館了。

我走進這所房子去。

當我走進這個圖書館，想到它過去的一切情形，我就突然大笑起來。我決不是殘酷的，別人受苦痛總是打動着我的心。可是當我走進這個圖書館，我的確大笑起來。當圖書館底管理員問我：『你在笑什麼？』我就以我那時所有的真摯的單純與天真回答她。我向她說：

『我笑是因為人民革命到來了，它曾經實現了我的希望。』

於是管理員，不懂得我指的什麼，說：

『也許你要取一本書去讀，去提高你的文化水平嗎？』現在我不十分記得了，可是我想我的確取了一本什麼書。但是我在那些日子裡並沒有讀它，因為我的心當時是很充溢的，即使沒有書。

六 在基輔

就革命以前的時期講來，我是同那個富農得也夫住在一起的，一直到我差不多十六歲。

當我十六歲的時候，我的一個一向在糖廠裡作工的朋友從基輔來到村莊裡。

他是喜愛我的。

他向我說：『安路西加，擺掉你的富農得也夫，讓我們到基輔去吧！我在那兒可以替你找些工作。我自己是在一個染料店裡工作。如果你高興的話，我們禮拜天在那兒可以見面的。』

這樣我真的擺掉了我的富農，而且我真的去到基輔。

不久我就在一個太太家裡找到工作，作一個廚役。

她不是一個真正的太太，如果你們懂得我的意思的話。她的丈夫是一個軍火商人，他始終是不在家的。

他的妻子有一個小小的帽店，可是她自己從沒有到店裡去過，因為她總是害著病。她只是讓一個人在那裡工作，而她自己把贏利揣進荷包裡。一個人工作，而另一個人取用他的工作底贏利，在那時候這完全是一種規矩。沒有人想到這是古怪的事情。這在當時是一種日常的事件，這樣的一種剝削。

這位太太有一個女兒名叫歐林茹。我現在還是很懇切地懷想歐林茹。她教我讀書和寫字。她自己是在高級學校底畢業班裡。她是十分活潑的，而且在她的年齡裡是很有教育的。所有的男子都追求她。甚至有一個軍官爲了她的愛情企圖用手槍打死自己。

但是她仍然找出時間和我一起工作。她教我地理，閱讀，算術，和植物學。

總之對於她教我的東西，我是很感激她的，因為在革命時期當我已經有某種教育了，我不再那樣無知得可怕了。

這個歐林茹以後結了婚，而且離基輔了。我不知道現在她是在什麼地方。

我給她們工作大約有兩年光景。我差不多沒有去任何地方。帶我一起到基輔的那個朋友被遣送到前綫去了，他是被動員了。

我在車站上給他送行，以後他遭遇些什麼我不知道了。他大概在戰爭中被殺死了，不然就是失蹤了。我只知道我從此尋找不着他的任何消息。

他在不得不離開我的時候感到大大的苦痛。我們在車站上莊重地互相接吻，好像一對新婚的夫婦。

但是我是慣於失掉我的親近的人的。這個損失沒有引起我特別的苦痛。

在這以後，我開始更加勤苦地工作，免得自己感到孤寂。

我甚至去讀烹飪學以提高我的專門的技術。

我的女主人讓我這樣作。她自己非常渴望我成為她的一個更好的廚役。她讓我去讀夜班。

但是，不幸得很，她從這個上面沒有佔到什麼便宜，因為我不久就離開她去一個更好的地方，一個將軍底家裡。

七 杜巴索華將軍夫人

靠近我住的房子，有着一所獨立的宅邸，裡面住着出身尼得勒爾男爵的尼娜·維克多諾芙娜·杜巴索華將軍夫人。

她是十分年青的，而且是十分好看的。她大約有三十歲光景。

杜巴索華將軍本人，永遠住在前綫上。他是一個積極的將軍。她好像生活在神話裡似的。

她們很富足，這些杜巴索華。她們有幾處田產在烏克蘭。農人們總帶給她們各種食物和出產品，農民們又帶給她們錢。總之，他們深深地同她們鞠躬，並且吻她們的手。他們整年地工作着，杜巴索華夫人却替他們在一邊休息，她享受着世界所能給與的一切。現在想到過去一貫是那樣的情形，這簡直令人不能置信。

一句話，這位將軍夫人生活在豪華裡，從不知道貧乏是什麼一回事。

還有，她有着三個弁兵。當將軍從前綫回到家裡，他又隨身帶回另外兩個兵。所以，真是可笑，聽見他們有着多大的一羣私用的下級人員。

此外，她們有着兩個馬車夫，兩個雜役，一個侍女，一個伙夫，和一個廚役。由於將軍差不多總是遠在前綫，尼娜·維克多諾芙娜男爵夫人自己就享受這一切侍奉，而且她懶得簡直快要發狂起來。

她從陽台上聽見過我幾次，並且派人叫我離開我的女主人到她那裡去，因為不知什麼理由她喜歡着我的模樣。

她提議付給我兩倍的工資。我一向是賺六個盧布的，而她提議給我十二個。在那時候這是很大的一個數目。

所以我去爲她工作。立刻我發現了她簡直是一個瘋人。她是暴躁的，且而非常歇斯特里的。

她的僕人們忍受不了她。她總是一一地加以開除。她有一種不付錢的習慣。譬如說吧，她總是同雜役生氣，把護照擲給他，叫他立刻就走。你又不能到法庭控告她。

她有三個弁兵。她每天總要打他們。當然，現在很難想像得到：任何人可以打一個爲他工作的人。可是當時這個問題還沒有被提出來。那時候這樣作乃是一件完全合法的事情。她總是爲了極細小的事情就打他們。

她動輒就打他們的耳光。她甚至沒有生氣，這不過是她的一種習慣罷了。

作爲軍人，他們不能說什麼，當她打他們的時候。他們甚至不敢躲閃一下。他們立正着，當她打他們的時候。

只有一個弁兵，他的名字叫伏羅夫斯基，舉起了手來保衛他自己。

他把手舉起來遮着臉免得毆打。他向她說：『尼娜·維克多諾芙娜，我要發火了！如果再打一下，』他說，『我就不替自己負責任了！』

他給了她極其輕微的一推。他把她推開，免得自己走到極端。她故意地跌倒在地板上。她發出那樣的叫喊，並且那樣歇斯特里地嚎啕着，使得人們從幾哩外跑來聽是什麼事發生了。

於是伏羅夫斯基被逮捕了，而且被丟到牢獄裡。

八 新的廚役

但是有重要的事情是：經過這樁事件以後，她的行動並沒有鎮靜一點兒，而是繼續打她的弁兵們。

當然，她是小心不打非軍人的僕人的，可是她仍然常常舉起她的手彷彿要打似的。

有一次，她甚至想在我的身上試一下，舉起她的手想要打我。

可是我安靜而且簡單地向她說：『記住，尼娜。維克多諾芙娜，要是你把一個指頭挨到了我的身上，那我就對自己不負責任了。』

在那些日子裡我是很強壯而且健康的。我是很豐滿的。譬如說，我有一個小金盒（註）。當我把它套在頸上的時候，它並不像小金盒一般地那樣垂懸着。它橫起突顯出來。我甚至不垂下頭就看得見它。它甚至比橫起更厲害地突顯出來。我甚至不能正確地了解為什麼它竟是那樣的情形。

不管怎樣，我是一個很健康，很健康的女子。要是我願意的話，我可以把這個尼娜，維克多諾芙娜從一間房子扔到另一間去。特別因為她是那樣地矮小而又脆弱。她是一個漂亮然而瘦削的小女人。當客人們到我們這裡來的時候，他們看我比看她的次數更多。這使她感到忿怒而且惶亂。

當然，我不是說我那時候是那樣特別地美麗，不過很多的人都喜歡我，我以健康吸引着注意。我當時健康得快要迸裂了。

可是如果我們要說缺點，那我願提到：我的兩隻手給我帶來了不幸。當我以後在克里米亞被白軍扣留住的時候，我的手立刻就出賣了我。白軍立刻明白了我是誰。我有着一雙普通的被工作損壞了的手

（註）小金盒（LOCKED）係內藏小影或其他紀念物懸在頸珠或銀鏈上的裝飾物。

我有着一雙高大的男子底手，當時由於經常在廚房裡的火爐上工作，它們變得像火一般地紅。從貴族的觀點看來，這是一個極大的缺點。那時候有些貴婦人甚至把水蛭放在她們的手上，使得手變成白色和更加柔嫩，並且在睡覺之前戴上羊皮手套。因為在那種社會裡工作是被認為一種巨大的恥辱。你千萬不要現出任何東西使人們想到你是屬於勞動階級的。

當然，一般講來，柔嫩的手是美麗的。我並不介意有這樣的手。然而使我當時感到痛苦的並不是這個。那是完全因為我的生活已經變得像暴風雨一般，而且我又住在那些很輕蔑地壓着我的手的人們中間。就是這個使我感到懊惱。

我現在不再作手工了，我的兩隻手變得正常起來，可是那時候它們的確是可怕的。我常常感到苦惱：要達到我的目的，我却沒有白色的，像貴婦人那樣的長着藍色血脈的手，使得我的敵人們迷誤起來。

九 將軍夫人的客人

我作為男役去到尼娜·維克多諾芙娜·杜巴索華將軍夫人那裏。

她很高興因為那時候我很漂亮，而且這正適合她的詭計。她是那種喜歡在她周圍都是漂亮而且頂好的東西的貴婦人。她設法看到一些以漂亮注目的美人。

她覺得高興，當她的客人們驚訝於給他們開門的僕人底美麗的時候。這滿足了她的作為太太的虛榮心和愚蠢的驕傲。

可是因為我是男役，我不應當出現在客人們面前。白天是弁兵，晚上是丫頭去開門。

可是男爵夫人決定了我也應當去開門。

所以在晚上我也開始答應敲門的鈴聲。將軍夫人不高興她自己的丫頭卡杜亞去讓客人們進來，因為在身材和黑色的眼睛上她很像她的女主人。這使將軍夫人感到狼狽，並且在她的朋友們底眼睛裏大概把

她降低了。

不管怎麼，我在晚上去讓客人們進來。

可是這沒有經過多久，因為不管她怎樣愚蠢，她開始盲目地妬忌我和一個軍官，她的情人的關係。

每天一個年青的軍官總去看她，他的名字叫雨里·班那可夫。他像一個洋囡囡，那樣地標致。

我從沒有聽見過像他這樣的男子。他簡直像一個天使似的。他的面頰上有一個黑痣，而且他用胭脂塗他的嘴唇。他總是帶着一個小盒子，盒子裏面裝着白粉。他不時地把白粉搽在臉上，因為他喜歡他的皮膚是光滑的。

最初我認為他的洋囡囡般的像貌是可笑的。我甚至不知道有這樣標致的男子存在着。當我第一次聽見他的時候，我笑得像一個瘋人似的。此外，他的行動簡直好像一個小孩。他有時候發脾氣，啜泣起來，並且在他頭痛的時候總是倒臥在沙發上面。

但是尼娜·維克多諾芙娜瘋狂地戀愛着他。她崇拜他。對他像要發狂似的。她可以筆直瞧着他，這樣消磨一整天。她認為他是世界上最稀罕而且最特殊的美男子。

她簡直寵愛着他。

當將軍住在前綫上的時候，雨里·班那可夫就每天來看她。

他常常彈弄鋼琴，而且哼唱歌曲。他所知道的一切歌曲都是悲哀的。他平常最愛唱的是：『呵，這不過是一場夢！』和『在你的擁抱底魅力之下』。

除這一切之外，他有一個引用詩句的習慣（我記得一些，因為我常常把它抄寫下來）。有一首詩是這樣說的：雖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沒有幸福，經常拿起手槍結果自己，可是他們依然在笑與淚之間繼續地活着，雖然他們的問題已經決定了，每個人同樣地必得死去。他常常拋起他的新的白朗寧，這是他從沒有離開過的——支槍。

十 幸福的日子

但是，當然，這多麼無聊，她妬忌我。他對於我簡直算不了什麼。只是他的舉動的方式對於我顯得是那樣可笑。只是他，唔，有時候總不把眼睛離開我，真的。

有一次他在走廊上向我說：『真是非常地悲慘，安路伊達，』他說，『在我們的上等社交圈子裡沒有任何像你這樣的姑娘。我們的社會裡大多數都不過是乾枯了的木乃伊罷了。我自己大概會，』他說，『完全醫好我的憂鬱病，如果我能够和一個像你這樣的女人一同過活。』

可是我當面大笑起來，並且告訴他不要再說這樣的話。

但是我的男爵夫人不高興他同我談話。她向我說：

『我認爲這是損失我的尊嚴，安路西加，』她說，『如果我妬忌你一個下層社會的人，不過無論如何我不讓你再去開門了。』

當然，對於這個我並不感到懊惱，因爲，乾脆地說。我究竟是厭惡她們兩個人的。

陪着這個我們在廚房裡叫作雨羅其加的年青軍官，他的最好的朋友，格里布·茨維達也夫常常到我們的家裡來。他是完全另一個模樣，他也以纖弱的美貌令人注目。可是同雨羅其加比較，他是更活潑些，更有力些，而且當時他是健康的，他不像他的朋友那樣憔悴。不過他也是同一類的人。他搽粉，塗胭脂，臉上有一個黑痣，而且他有一付稀疏的黑鬚，恰像法國電影明星阿多爾夫·門茹。

除這一切之外，他抽太太們常用的最淡的紙煙，同男人們戀愛，周身灑着香水使得蒼蠅不敢靠近他的身邊。

尼娜·維克多諾夫娜認爲他很漂亮，僅僅次於雨里·班那可夫。她說薔薇花會被他的微笑逗引得開放起來。所以他不專地微笑着。可是我在他的微笑裡聽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。這是一種虛偽的、勉強的